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161009













讀書堂綵衣全集

卷之六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梁永溥校

受業徐文駒輯

男 宸黼編

卷八

論 六首



康熙甲戌仲夏初四日





康熙甲戌仲夏初四日

上召集西苑考試學士臣王掞李柟顧藻及翰林諸臣

八十八人

擬理學真偽論

道猶路也八軌之塗九衢之陌天下萬世之所共  
由非私也理卽禮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  
鑠而然也學者效也未知未能而效法乎前人之  
已知已能非有異知異能也理本自真學無可僞  
堯舜授受首揭一中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將  
以求此中也文王武王緝熙執競亦求此中也孔



門言仁言孝兼言中性反無殊之要一以貫之之  
旨也此其道載於六經四書如日月中天江河行  
地勿論東海西海南海北海雖群生之倫蚩蚩之  
衆皆此心同此理同也無聖無愚無豐無嗇無內  
無外無斷無續求之本心而自足何有理與學之  
名真與僞之分歟奈世遞降而人心漓邪說行而  
聖緒隱不得不賴於闡幽啟鑰之人於是乎有真  
有僞周秦以前勿論已漢之時其臣如江都相董  
仲舒之天人三策足與春秋相表裏其言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直探闡奧後儒宗之而爲人廉

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無僞也大中大夫申培以



仲舍之天人三策足與者利林表身其言上言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直探闡奧後儒宗之而爲人廉

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無僞也大中大夫申培以  
詩爲教謝絕賓客終身不出左內史倪寬事伏生  
受尚書帶經而鋤以廉退自將博士毛萇善說詩  
時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諸儒俱無僞也鄭康成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  
學問博洽辨論英敏生平學行咸無可議宋儒論  
說資於漢儒註疏十嘗八九乃以訓詁經生日之  
噫亦過矣龍門王通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其行也方其動也義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  
輩所蘊蓄皆具其師一體卽房杜李魏又皆表表



於有唐開代未可以僞目之也唐之臣如贈禮部尚書韓愈原性原道師說佛骨諸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相發明以佐佑六經其言軻醇乎其醇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愈者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愈一人而已人謂唐無儒何哉諫議大夫李翱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溺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道翱獨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間以發誠明之旨作復性書三篇陸慘見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人止稱愈而不知

翱何歟唐自中葉佛老顯行儒道媮末愈銳然以



動靜之間以發詭斷之旨作復性書三篇墮修身  
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人止稱愈而不知

翱何歟唐自中葉佛老顯行儒道媮末愈銳然以  
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爭四海之惑屢跲屢振嗣是  
而後天下競於聲偶爲利祿資視昭明所輯文選  
爲六經末益漫漶噫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愈  
與翱之功大也宋之臣如知南康軍周敦頤博學  
力行會道有元胸懷灑落霽月光風作易通太極  
圖標無欲誠神幾以學聖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  
條理精密下逮乎洛閩百世之下孟氏之後數真  
傳者舍頤其誰御史程顥充養純粹清越灑然時  
擠孟子於法言之後作定性書識仁說倡明絕學



發揮六經四書奧旨一時及門之士遂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據其上神宗劄子論五霸之辨使得君行道自有可觀此正學也秘書省郎程頤天資端嚴學造純慤有功於斯道與兄同兄德性寬大規模廣濶頤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亦正學也崇文校書張載所著西銘推極於知化窮神東銘嚴覈於戲言戲動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亦正學也洛人邵雍資高

識朗所著皇極經世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易道蓬



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  
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亦正學也洛人邵雍資高  
識朗所著皇極經世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易道蓬  
華環堵躬爨養親清明坦易鄉里化之遠近尊之  
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造其廬者程顥稱  
之曰雍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造可謂安而且  
成人但見其明於易數遂以數學目之殆又淺矣  
崇政殿說書朱熹前賢稱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  
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孔子之道得孟子而  
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然則孔子集群聖  
之大成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其揆一也千餘年俗  
學異端淆亂駁雜舉四書六經表而闡之使聖學



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天下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知荆門軍陸九淵其學求端於心其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所入與朱熹微有異同丞相周必大稱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時以禪詆之抑又過矣程門弟子如工部侍郎楊時除書局謝良佐崇政殿說書尹焞監察御史游酢壽安張繹教授呂大鈞寶文閣侍制呂大忠太學博士呂大臨諫議大夫朱光庭皆於心傳有得清德重望皎如日星無一僞者楊時在祭酒疏奪王安石配享尤爲

明勇宋儒如胡瑗教授湖州科條備具河汾以後



議大夫朱光庭皆於心儀有得清德重望皎如日  
星無一僞者楊時在祭酒疏奪王安石配享尤爲

明勇宋儒如胡瑗教授湖州科條備具河汾以後  
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首稱焉博羅主簿羅從彥  
劍浦李侗崇安胡安國吏部侍郎張栻國史編修  
呂祖謙建陽蔡元定子沈闈人黃幹戶部尚書真  
德秀崇政殿說書何基永嘉陳埴之數子者或與  
熹爲友爲弟子皆同時共肩斯道有倡予和汝之  
功張栻義利之辨祖謙重遠之思元定明陰陽消  
長之幾達古今盛衰之理黃幹以志堅思苦之資  
造明睿端莊之詣於熹尤爲功多漢世讖緯九流  
之習唐士釋老詞章之支荀楊以來孔墨並稱或



以爲性惡或以爲性有三品或以爲善惡混孟子  
七篇例以子書河南二程始起而表章之朱子又  
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  
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  
闡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諸賢之所同爲羽翼  
者也厥後目爲僞學何耶至於元之資善大夫劉  
因金華許謙昭文館大學士姚樞集賢殿大學士  
許衡蘭溪金履祥皆表表者而衡尤著衡專以小  
學四書爲修己治人之法不尚文辭務實行是則  
繼朱熹者衡也無僞也明則贈禮部尚書薛瑄其  
學爲開國一代之冠以復性爲宗表易詩書禮春



學四書爲修己治人之法不尚文辭務實行是則  
繼朱熹者衡也無僞也明則贈禮部尚書薛瑄其  
學爲開國一代之冠以復性爲宗表易詩書禮春  
秋之旨闡學庸論孟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奧論諸  
經傳義四書集註或問小學之精溯堯舜以來至  
孔子及周程張朱相傳之統悉錙較寸量而出言  
言粹美且極廣大包括無遺其言其行昭昭在人  
耳目此正學也從祀宜也新建伯王守仁資稟高  
朗天泉證悟良知本乎孟子人以新說訾之非也  
南贛功烈鉤耀人寰非全體大用本末兼該曷克  
有此從祀亦宜其門人若徐曰仁錢德洪鄒守益  
王畿之流有足多者正也非僞也若夫霍州學正



曹端之穎。專靜造詣深醇。翰林修撰羅倫之奇。偉之節樂善之誠。粵東布政陳選之孤忠。特立百折不回。禮部尚書章懋之斂華就實。旣博復約。處士吳與弼之涵養德性。師道尊嚴。處士從祀胡居仁之自任。又從祀翰林檢討陳獻章之純正。吏部尚書湛若水之深造。叅議賀欽之默識。吏部郎顧憲成倡道東林。正學表儀。左都御史曹于汴進禮退義。內直外方。翰林待詔來知德之內篇外篇。旨奧辭微。贈刑部尚書呂坤之承當嚴毅。守正不阿。研精耽道。如侍御史馮從吾持論侃侃。如贈太保

高攀龍臨難不苟。如兵部尚書呂維祺理學忠節

如大理卽龜喜繼守知學聞道爭爭卓學公六經



奧辭微贈刑部尚書呂坤之承當嚴毅守正不阿  
研精耽道如侍御史馮從吾持論侃侃如贈太保  
高攀龍臨難不苟如兵部尚書呂維祺理學忠節  
如大理卿鹿善繼皆知學聞道錚錚卓犖於六經  
四子之書多所裨益稽其生平真而無僞者也僞  
學者內無格致誠正之功外鮮修齊治平之用恒  
言本來無物矣而未免競刀錐恒言萬物一體矣  
而未免介眚眦恒言戒欺求慊矣而躬修不逮暗  
行多虧恒言明體達用矣而尚口喋喋措施罔效  
絕意仕進矣而微衷不可告人不求聲譽矣而名  
高則欲在己甚至獨行踽踽不可一世持論矯矯  
未去伎心終南可以捷徑何妨下帷鍵關清風足



以噓物不難惡衣惡食又甚者談王說霸酌古準  
今高極於無始細入於無倫其大者罩天地範三  
九矣乃徐視其履不厭人心目足身口自相背而  
馳者又比比也如明季附東林者峻其門闥高自  
標置入者賢之出者排之名曰清議其實橫誣且  
利以相軋勢以相傾操持國是俾人無所措手足  
止別門戶罔恤人國究竟未必盡小人者肆其荼  
毒而偽君子之受禍獨慘尚可言哉其在今日

皇上聖學淵深直接堯舜一中之傳崇正黜浮凡庠序

育材師儒講習莫非六經四子之書粹然一出於

唐虞周孔濂洛關閩相傳之正道又

明也日月同及幽意可所容其為坎夫士同不之青參



皇上聖學淵深直接堯舜一中之傳崇正黜浮凡庠序  
育材師儒講習莫非六經四子之書粹然一出於

唐虞周孔濂洛關閩相傳之正道又

明並日月洞及幽隱何所容其偽歟夫世固不乏清修  
之士若迂腐之儒曲謹之夫既不合於時宜乃自  
好而講學或爭理於毫芒之間或互攻於異同之  
介非禪也而目之其流弊必禪也而惑之此不過  
意見之偶偏淺深之異致無關於真也并無關於  
偽也



詩書堂

九

郊祀論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



郊祀論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也陳綱而布紀也皆在所急而莫急於制禮禮之大者朝會也燕饗也車服也等威也慎徽而敷典也皆在所先而莫先於祭祀祭祀之大者禘嘗也社稷也聲歌也鼓鐘也左昭而右穆也皆在所重而莫重於天之與祖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按郊所以祭天禘爲宗



廟之殷祭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大傳禮不王不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止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禘其高祖而鄭註指爲祀感生帝夫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



所自出也鄭氏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魯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悖矣至隋唐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不廢唐杜祐作通典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有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乙之祠而以古者郊與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



或以爲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  
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  
瞻大失禮經之意豈知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  
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  
郊而澤中之方丘者非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  
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  
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其牲角繭  
栗其牲體全胥其羹其器犧尊疏布冪桴杓豆登  
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滿越藁秸其樂歌黃鐘  
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  
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摺執

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



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滿越藁秸其樂歌黃鐘  
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  
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摺執  
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  
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秦之祠  
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  
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  
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  
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  
鸞輅駢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  
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  
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



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鄭  
衆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  
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  
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天何可以象求哉  
又附以緯書以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爲太  
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群儒引經  
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并圜丘  
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  
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程子曰  
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  
夏則恐旱暵而太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  
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



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亦七帝也  
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  
夏則恐旱暵而太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  
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  
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朱子  
曰古者天子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  
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  
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卽帝也  
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  
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  
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  
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



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丘文莊曰明於大  
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乙五大帝之類  
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又曰按  
洪武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以屋焉則是泰  
壇明堂爲一制也列宗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則  
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義起之者歟明初建  
圜丘在鍾山之陽方澤在鍾山之陰分祭天地一  
如周禮行之已久風雨不時災異時見太祖因覽  
京房災異之說採群議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  
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倣古明堂遺制遂定  
議合祀乃卽圜丘之舊壇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後  
改大饗殿嘉靖九年夏言流古者祀天於圜丘祭



京房災異之說按君諱謂天地猶人父母爲二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倣古黜堂遺制遂定議合祀乃卽園丘之舊壇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後改大饗殿嘉靖九年夏言疏古者祀天於園丘祭地於方澤兆於南郊瘞於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中允廖道南曰太祖初年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陰雨之患始行合祀太宗遷都未暇建白禮樂百年後興豈不信哉時蔡昂等四人皆主合祀汪鉉等八十二人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皆主分祀命再議於是雜引五經諸史條析合祀之非伸分祀之是名郊祀議隆慶以後復有所



更及我

國家

世祖章皇帝混一海宇創制立法我

皇上纘而承之有鑒於三代制作之得察秦漢以來雜  
出之失黜方士之說之非採有明集議之詳神而  
明之酌而準之肇園丘於大饗殿之南每歲冬至  
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肇方澤於  
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陵寢諸山從祀俱以

祖宗配

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  
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

禮定制四郊盡善盡美千萬世莫可易也



陵寢諸山從祀俱以

祖宗配

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  
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  
禮定制四郊盡善盡美千萬世莫可易也





言言

言言



樂律論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可其幽以貌也清



樂律論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何其幽以邈也精以深也至求元聲則僅求之制管候氣葭灰黍粒求古樂僅求之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與夫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何其淺而膚也曰然則將安求乎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律止和聲可知和聲卽是制律之本若求作樂之本則歌永言也又進而求樂之本則志是也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心卽志也此元聲之始也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彙者莫非心



爲之通聲爲之感氣爲之調而後可以被之金石  
管絃施之燕享祭祀者也第上古之作樂者非徒  
備其聲容美其鏗鏘而已也聲爲律身爲度無不  
本其一代之弘功盛治而得之一一可考而知也  
自伏羲制音律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  
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其德  
之無不施也亦曰大卷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出能  
卷聚也少皞作大淵言其淵也顓頊作承雲亦曰  
六莖言其根莖備也帝嚳作六英言其英華茂也  
唐堯作大章言其德之章明也虞舜作大韶言其  
能紹堯之德也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言之矣



六莖言其根莖備也帝學作六莖言其莖莖也  
唐堯作大章言其德之章明也虞舜作大韶言其  
能紹堯之德也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言之矣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子言之矣夏禹作大夏夏  
者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商湯作大濩濩者澤  
也言能除暴惡護救天下也周武王作大武以其  
武功定天下也孔子雖歎其未盡善以其征誅革  
命不若德讓之爲懿也然其稱武者曰總干而山  
立者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  
坐周召之治也一樂中而備君臣之功德焉成王  
時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乃分  
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  
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六變而  
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可禮迨其衰  
也雅樂漸廢淫聲迭起鄭衛之音慢桑間濮上之  
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孔子欲  
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至秦六代之樂  
惟韶武存焉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改房中曰壽人  
漢興高祖作昭容樂大抵皆因秦舊孝惠更名曰  
安世樂孝景時改奏舞各殊光武時增廣郊祀九  
樂奏青易未明西告玄冥及雲翹首命舞月等詩



惟韶武存焉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改房中曰詩  
漢興高祖作昭容樂大抵皆因秦舊孝惠更名曰  
安世樂孝景時改奏舞各殊光武時增廣郊祀九  
樂奏青陽朱明西皓侷冥及雲翹首命舞明帝時  
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自是樂凡四品建  
初五年始行迎氣樂魏文帝時改漢巴渝樂曰昭  
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  
樂曰武頌樂舞亦改之晉武帝有改齊武帝有改  
梁武帝思弘古樂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  
宜不言改樂之法武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  
之爲通以定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以文武爲大  
觀舞取宋齊之制而更定其辭皆沈約所製於是



樂律較之粲然有章云陳時並用梁樂至宣帝時  
詔祀用宋曲宴淮梁樂取人神不雜也後主沉荒  
於酒尤尚聲樂乃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  
兩臂重等曲雖綺麗相高識者知其不永北齊所  
改奏舞皆魏代故西涼伎其吳聲者皆江南宋齊  
之伎也至後世別採新聲爲無愁之曲樂往哀來  
竟以亡國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宮及煬帝性耽  
淫曲搜樂工子弟善聲調音律者三百餘人爲作  
新樂其聲淫厲而哀又作翻安公子曲卒亡唐太  
宗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開元中  
又造三和共十五和焉廟舞則二十又有三大舞  
曰七德舞卽太宗爲秦王披劉武周軍中所作皮



新樂其聲淫厲而哀又作番安公三由五下月  
宗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開元中  
又造三和共十五和焉廟舞則二十又有三大舞  
曰七德舞卽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所作破  
陣樂也曰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因太宗生於  
慶善宮呂才被之管絃者也曰止元舞高宗所作  
大祠享始用之位宗時有霓裳羽衣曲此後遞有  
所更宋太祖改周崇德之舞爲文德舞象成之舞  
爲武功舞改樂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  
安以樂之義厥後凡六改焉元初太祖徵用舊樂  
於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於燕京至世祖時始  
作大成樂備宮懸鐘磬樂舞翟羽凡用三百六十



二人翰林撰樂章各有曲明初卽定雅樂命儒臣  
撰著樂章以祀天地以祭社稷先農以享宗廟樂  
有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迎神奠玉  
帛初獻亞獻終獻徹豆送神望燎望瘞奏曲各殊  
歷世無改我

國家定制作樂盡善盡美則又超乎前代矣作樂之  
理貴精於律呂昔者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  
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  
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  
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  
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爲律呂之

本其時至台天地之氣合以主風天地之風氣正



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于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漢興令張蒼首治律曆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旣正



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十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爲十二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筵實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中呂則孤而不與筵實則俞欠



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烽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焚綸乎簡冊之間而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圍八百一十分之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焉



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繹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幾迭相排也卽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寧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勿之知又惡用是呶呶者爲也因之近世遂輕於變古夫黃鐘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員益皆



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寧之樂制器不斤  
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  
勿之知又惡用是呶呶者爲也因之近世遂輕於  
變古夫黃鐘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  
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倘執舍  
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  
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劄異同之議  
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  
正聲者卽墨玉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  
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  
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  
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



於疇質諸曆質諸數莫不昭合質諸造化而造化  
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  
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  
如珠聯櫛比無不巧爲湊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  
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  
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卽剖而爲京房  
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爲錢  
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  
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  
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  
訟以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爲乎究而論之  
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



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月律  
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  
訟以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爲乎究而論之  
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  
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  
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皆聞于天而爲八音六律  
之制以寫之氤氳噏欲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  
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  
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  
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  
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繆矣凡謂古樂未  
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



奏之而無繁亂于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何也  
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周濂溪程明道張橫  
渠朱考亭咸有論雖止論其理而未備其事以其  
事不過一伶官之爲耳故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  
知也使難知孔子豈有欺哉然則止論理而不究  
其數與器與聲可乎曰窮其奧雖聖人不能精而  
語其數則歌工所同習伶人之善者自能調之無  
過清無過濁無過高無過下而疾徐輕重得合焉  
卽元聲也倘執儒者之所論則不合者反往往見  
多故曰聲依永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  
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大舜聖人命夔止



卽元聲也。倘執傳者之所說，則不合。多故曰：聲依永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大舜聖人命夔止於克諧，止於無奪，卽是大樂。乃好事者自詭其說，奇其數，屢出屢變，其智豈更出舜夔上哉！徒見彼此互攻，屢代聚訟，而卒無一定之論。總由不知樂極平常，故標精微也。倘知之，則禮制固，禮義起者不可謂非禮；古樂是樂，卽俗樂亦不可謂非樂。何以見之？君尊也，臣卑也；父坐也，子立也；兄先而弟後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禮制也，或賢書進而君拜，子有故而父立，弟爲尸而兄敬。此義起者心之安，卽禮之行也。今有人作樂於此，心氣和平。



聽之者欣欣然有喜色聞韶何以過是又作樂於  
此心志怫逆聽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雖后夔摶  
拊鳳鳥飛翔何關於治亂乎求元聲者尚其求之  
心哉

選舉論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



選舉論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之法有古人行之而得今人行之而弊者世降之殊人情之僞不得不然貴有以變而通之也變通之道宜優而優宜嚴而嚴因時制宜卽權得經未可以一格拘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故州長有教黨正有教族師有教閭胥有教此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則奉大



司徒之教而與舉之也卽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存於不可見故考其行藝而書之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師胥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與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賓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則在天子亦賓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貴亦且屈萬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主乃上天所貴以音直國家元氣哉



光利用實於王則在天子亦實之矣然亦止工  
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  
尊至貴亦且屈萬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  
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哉  
三代之世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  
學而進者鄉學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  
學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  
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  
用之也既選而用之則不給徭役於鄉矣選士之  
中有一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  
俊士則雖司徒之徭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造  
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



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  
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者用告  
於王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也旣爲進士  
則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  
賢者以告於王旣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或  
以爲司士或以爲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旣任其  
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爲士而大夫而進至於卿  
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旣定然後頒之  
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也此三代鄉  
里選用之法而今所謂進士者卽本於此其名雖  
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內政  
之法與漢高孝武二詔而參以王制司徒俊選之



以福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言亦不一也此三不  
里選用之法而今所謂進士者卽本於此其名雖  
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內政  
之法與漢高孝武二詔而叅以王制司徒俊選之  
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  
事視其賢愚升沉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  
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  
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  
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  
校也而未聞有帥教之罰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  
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  
才之所以日衰也漢武初董仲舒對策使列侯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此是  
貢其吏民之賢者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元平  
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科始此元朝  
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  
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  
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  
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相類也孝宣  
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一人此因  
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元康四年  
詔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  
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  
舉者繁辟惟平有司以爲危眾虛爲代三正舉



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元康四年  
詔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  
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  
舉者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  
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光武詔三公光祿  
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前此舉士無常時至  
此始歲一舉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此徵舉之始按  
高祖輕士媵罵一代之勳如蕭曹者皆起於掾吏  
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士多頽然少有節概而王  
莽默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光武起於諸生親屈帝  
尊以風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頑立懦代有其



人然而醇厚之風則遜於前矣九江召信臣以明  
經甲科爲郎明經之科始此西都止從郡國奏舉  
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  
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西都末始限年至東都  
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  
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已失設科之本意然漢  
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  
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西漢舉賢良文學  
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  
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  
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  
取其履行而非資其義命也後亦從而有試焉則



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壘第之事蓋所謂  
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  
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  
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後亦從而有所試焉則  
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長水校尉樊儻  
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多少年能報恩者耆宿大賢  
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此可見後世人情  
古今一轍也漢有任子之法原於祁奚內舉不避  
親之意謂吾子可以勝官而後任之其不可任者  
不之任也至唐之門蔭則照品與級於是雖有清  
狂不慧不辨菽麥之人亦皆與之以官矣宋真宗  
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於國學習經書以二年爲



限學業試或未精且令習讀猶有古法遺意漢兼  
行武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  
名將多出焉如李廣趙充國輩皆出於此魏立九  
品官人之法州郡皆有中正是時吏部不能審定  
覈天下人材士庶故委中正銓次等級憑之授受  
謂免乖失及其弊也惟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  
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  
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  
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  
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

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  
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去有明尊有一史有三史



及中正至開皇中大置唐制取一三科  
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  
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  
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  
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  
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  
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  
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  
之三代以前選舉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為本漢  
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  
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  
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



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爲終身之累隋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與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理義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宋制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試詩賦雜文各一策五帖書墨義各若干條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然對義自唐卽賤其科蓋以區

區記問無所取材故也神宗熙寧二年用王安石議更舉貢法罷詩賦明經者科以經義論策武進



文各一策五帖書墨義各若干條合格及第者及  
名放榜於尚書省然對義自唐卽賤其科蓋以區  
區記問無所取材故也神宗熙寧二年用王安石  
議更舉貢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  
士六年頒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宮有司專用以取  
士先儒傳義廢而不用又黜春秋詆爲斷爛朝報  
不列於學宮夫崇寧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咸尊  
經書抑史學廢詩賦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  
尊者以有荆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  
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醇唱也群儉借正論以  
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爲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  
雖然制義雖非古欲議以荆公之故而廢棄之則



未能何也以其所研窮者天人性命之理所闡發者仰觀俯察之道所敷陳者古今民物之情所精察者治亂安危之故六經四子之書原本以究極三綱五常之大扶持以表彰堯舜周孔之心傳出乎其中卽班馬董賈之文章亦出乎其中矣未可曰此後世膚淺之爲八股之習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所不存并未可曰此童子操觚盡胸中之活套經生捉筆僅紙上之陳言也詞賦易擬括帖可襲鄉舉里選可飾僞而行私舍此別無他道也如洪武初年肇舉鄉會兩試後停之旋復之不得已

也我

國家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收策論旋又復之



襲鄉舉里選可飾僞而行私舍此另無他道也  
洪武初年肇舉鄉會兩試後停之旋復之不得已

也我

國家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改策論旋又復之  
亦不得已也由此卽千萬年以後欲取士舍此末  
由蓋天下大矣人才衆矣仕進之途艱矣智巧之  
術工矣人情日僞敢於爲私以徼倖爲黨以相欺  
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徒任人而不  
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僞日滋賢否不可辨是不得  
不假試文之事以爲革謬之法卽不得不棘闈不  
糊名以立祛弊之防所謂因時制宜卽權得經不  
得已也誠能振舉其法屢頒戒飭之詔而加謹於



詩書堂  
學校之教慎擇主試之人而嚴其罰并嚴監試安  
在不可以得人致用而屢代科目豈少名公卿耶  
此又所謂宜優而優宜嚴而嚴不得已也舍此別  
無他道也

文論

天地之間有大文焉經之謂也有大原焉道之謂



文論

天地之間有大文焉經之謂也有大原焉道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燿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驕盈放言波蕩故道猶路也範之於大中至正之途而障之制之者也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婚朝享祀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蟲魚



州里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原乎道是以傳  
之後世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  
而去其偽至文出矣論語爲聖人之言曾子子思  
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亦猶之乎經也其他諸  
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藝也非道也濂洛關  
閩之書本六經而黜百氏皆照耀乎天壤者也其  
性仁義禮智信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臯夔益  
稷伊傅周公其具道德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  
小治大施之則大治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  
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  
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準此  
至文也秦漢而下乃有辭章之學多記載講論之



小治大施之則大治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  
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  
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準此  
至文也秦漢而下乃有辭章之學多記載講論之  
文亦有不可少者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  
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  
表記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  
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  
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  
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  
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  
弗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



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於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與至道之文有間亦可以應時而曲當矣苟氣之不充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審之弗精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苟體裁之不正則端大而末小始龍而卒蚓苟律呂之不和陰陽之不合則前甲後乙左鑿而右柄不足以爲文矣苟古今人已之不協則氣沮辭支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數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近世又有制義之文制義之文所發明者五經四子之書亦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

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猶之乎古文也但易朽也過時卽陳也奈何有以文驕人者以文章抄



書亦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  
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猶之乎古文也但易  
朽也過時卽陳也奈何有以文驕人者以文章眇  
同輩以才技薄虛聲猶之無佛處稱尊耳豈知器  
虛則受滿則不受之理哉吾謂人以今文驕人何  
如進之於古乎近而三蘇之文可學也老泉之變  
化瑰偉子瞻之雄邁奔放頴濱之汪洋秀傑似可  
學矣惜未嘗知學聞道猶是縱橫之習也非其至  
者也則宋人之不及三蘇者可知今人之不及宋  
人者又可知已進之而韓昌黎之文可學也蘇長  
公稱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似可學矣



然求其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而外無稱焉其發  
端卽未識道德仁義之大全至於言先王之政而  
得其要者求其片簡無有也若於孔子孟子或與  
荀卿屈原李斯並稱或孔墨並稱或與楊雄並稱  
又謂性有三品亦未嘗知道也非其至也則唐人  
之不及昌黎者可知今人之不及唐人者又可知  
已又進而西京之文可學也史遷之文如神龍行  
天電雷恍惚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滅澤各致餘  
妍班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來仗六  
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越尺寸似可學矣然多記

事之書揆之六經其氣霸矣但去古未遠猶有淳  
寵之風雄建之氣然非其至也則西漢之文



妍玃固之文類法魚壘陔黃塵復前平  
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越尺寸似可學矣然多記  
事之書揆之六經其氣霸矣但去古未遠猶有淳  
龐之風雄健之氣然非其至也則兩漢之不如遷  
固者可知今人之不如兩漢者又可知已况諸君  
子尤善以文章驕人者也然則遂已也乎曰未已  
也曷不進而求之二帝三王之盛乎論語辭序則  
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  
立其本銘誄箴頌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  
爲之根此其道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  
其末自治體著則其用自彰所謂乘陰陽之大化  
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



周八極者也若斯之文未聞有驕人者嗚呼非知  
經天緯地者何足以語此曷不又進而求之二帝  
三王之聖人乎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益烈山澤契  
敷五教皐陶明刑既有其功矣而拜贊陳謨曰克  
艱曰舍己曰不矜不伐曰滿損謙益未聞有驕人  
者伊尹相湯而有天下有其烈矣一曰慎乃儉德  
再曰其難其慎未聞驕人也周公相成王有大勳  
矣曰所其無逸曰惟德之勤未聞驕人也孔子大  
聖曾子子思孟子大賢其言其行著於學庸論孟  
者槩可知已又曷不下而求之周程張邵之諸儒

乎周濂溪之圖說溯之於未有太極之先不越乎  
君子之修人極之立通書文高節而豐明



者槩可知已又曷不下而求之周程張邵之諸儒  
乎周濂溪之圖說溯之於未有太極之先不越乎  
君子之修人極之立通書文高簡而體淵愨不出  
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  
道之全體煥然復明矣二程子遺書以誠正爲本  
以六經爲歸表章學庸之書痛排佛老之害明道  
陳治道惟以格君心爲第一義伊川爲崇政殿說  
書尊嚴師道期以養成君德伯子晚欲著書而未  
逮叔子自易傳外不過隨問隨荅門人爭錄其所  
言謂之語錄皆正傳也西銘之旨體段宏濶推至  
於知化窮神東銘之義工夫詳密嚴覈於戲言戲



動至於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人之求新者莫新於此矣康節之書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此人之求奇者莫奇於是矣至於朱子則集群賢之大成者也其所論著甚多不可以一端名其美以道言之惟發人所未嘗發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

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橫渠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說有經專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



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女子子之方便有聖人以來  
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  
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橫渠西銘易傳以  
至朱子之所論說有經傳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  
之所未有者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此  
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未嘗驕  
人也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  
也夫古人之文之傳世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  
辭不足以發之卽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  
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况  
今之爲文者僞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  
以乖乎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夢如也家焉



而修齊缺官焉而政教氓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  
於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  
熟冗長爲美或採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  
庸談俚語以爲易曉雖麗如相如敏於枚臯精奇  
雄健如柳子厚亦藝焉而已而望有合乎經與道  
也猶之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  
虞氏之簫韶也豈理也哉夫文之有功於斯世者  
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  
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  
劣矣今欲爲文必反其虛驕之氣發憤擇術直詆

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  
乎道德之途定專口乞申軍央口月月良氏人音



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好無其言不主外而名作  
劣矣今欲爲文必反其虛驕之氣發憤擇術直詆  
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  
乎道德之途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根柢於諸  
經涵濡乎百家體制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  
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乖乎物則之宜仰符

聖天

子文治大化黜浮崇雅重道稟經之至意風俗美  
而治功成禮樂興而刑罰措豈非斯道大明之效  
哉





詩論

吾論文而甚言文之不可矯人矣奈可又有以詩



詩論

吾論文而甚言文之不可驕人矣奈何又有以詩  
驕人者夫雅頌成於公卿大夫而風則里巷歌謠  
之辭勞人思婦之所作也以氓隸女婦所寄託行  
吟之事今人日習焉而求片語之相近不可得又  
以出於其下者之樂府近體長短歌行而驕人不  
亦輕已而羞當世之士乎三百篇勿論已離騷憂  
世憤戚呼天日鬼神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  
闢辨說詭異錯襍而成章皆出於至性忠孝介潔  
得風人之氣然務以衷情達志絕不驕人所以可



傳至漢蘇子卿李少卿所著紆曲凄婉宗風與楚辭未嘗驕人逮及黃初曹氏父子爲之倡劉公幹王仲宣爲之輔嵇阮繼之而稱盛然曹氏之辭總悲流光之易逝歎人生之無幾欲及時行樂耳此風一開晉人唐人往往效尤遂成曠達如蘭亭春夜宴序率皆此意可槩見已豈知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秉之懿風煙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天壽死生之變無纖弗囿無鉅弗涵大而朝會燕享被之絃歌小而委巷深閨見

諸譎諫雖名號之或殊而中情之無異商周之隆



蕃汴屬與下...  
弗涵大而朝會燕享被之絃歌小而委巷深閨見

諸譎諫雖名號之或殊而中情之無異商周之隆  
斯義爲盛漢魏以來古意削矣人綱人紀隨其所  
居之位各有當盡之道無所逃也人人秉燭夜遊  
世教誰與維持乎此曹氏父子忠孝友于之道全  
虧良由視樂事之太重也人之無識者論詩首推  
漢魏視蘇李爲二典視曹氏爲三謨不亦惑乎自  
時厥後陸士衡兄弟倣子建潘安仁張景陽學仲  
宣左太冲張季鷹法公幹皆以詩驕人者獨陶元  
亮高情遠韻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  
直超建安而上不聞驕人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



之首氣骨淵然有西漢風永明而下沈休文拘於  
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  
涉於淺易尚且驕人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  
麗爲宗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多遵徐庾  
遂致頽靡不振王子安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務  
欲凌跨三謝蹴駕江薛然溺於久習以聲律相高  
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可謂  
挺然不群之士至杜子美乃集其成而諸作皆廢  
忠君愛國有足多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  
及建安七子其格高其變化若神龍不可羈然騷

人甚矣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不

辰韋應物祖襲靈運然寄農桑之節簡矣之中國後



忠君愛國有足多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馬  
及建安七子其格高其變化若神龍不可羈然篇

人甚矣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不  
振韋應物祖襲靈運然寄穠鮮於簡淡之中陶後  
一人也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  
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大曆之際詩道稱盛韓柳起  
於元和之間韓勢若掀雷能自成家柳斟酌於陶  
謝之中措辭窈渺賈閩仙偏變入僻劉夢得步驟  
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用意尚奇  
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詩  
之變又極矣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迨王元之以  
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



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各有所學可謂  
詩道中興然習氣已成未有不驕人者元祐之間  
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  
作又廢矣夫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  
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  
閭陋巷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祖仁由義可爲世  
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惟夫篤  
志之士不係乎世之汙隆俗之盛衰獨能學古之  
道使仁義禮智備於躬出其辭能近於古外感乎  
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乎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

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盎焉而春煦



道使仁義禮智備於身出其麗自之方  
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乎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

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盎焉而春煦  
悽焉而秋清寥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  
之也砢砢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  
風互荅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  
而不傷不怨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  
田野耆耄乘車曳履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夫  
何吳趨楚豔而哇淫之詠汨焉牛鬼蛇神而誕幻  
之事彰焉霆飛霰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  
而忽荒之趣見焉僇言粵語而俚鄙之藝形焉鶯  
枝蝶卉而留連之人帝焉詩道以熄尚以之驕人



吾謂雖李杜復生蘇黃再出不宜驕人蓋詩特一  
技事耳使李杜得志於時其成就未必能如姚宋  
况臯夔乎使蘇黃得柄而事其猷爲未必能如韓  
范况伊周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夫此驕人者上之不能致君  
於唐虞下之不能致身如禹臯元良喜起乃賡載  
歌宣天地之情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守先待後  
淑一世之人心維斯道於不墜而僅僅竊取於文  
字之間令人目我爲詩人也文人也已負此七尺  
之軀矣又以之驕人不益愚哉



守之間令人目手為言人七三入七比不  
之軀矣又以之驕人不益愚哉



讀書堂綵衣全傳

八止

雲南文物  
會收購移交



























